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雞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十將諸衛將軍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即拜將軍與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後夫蒙靈詈累拔擢之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國王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為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并靈詈累討之不捷玄宗特勅仙芝以馬步萬人為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踈勒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蜜川又二十餘日至特

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爲三軍使踈勒守捉趙崇玘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曹崇曜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蜜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旣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旣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旣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曰懼不欲行邊令誠亦懼仙芝之畱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駟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旣至坦駟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使二十人來迎云阿

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之陽言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綵物等首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旣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天寶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九月復至婆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其月末還播蜜川令劉單草告捷書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軍還至河西夫蒙靈言都不使人迎勞罵仙芝曰噉狗

賜高麗奴噉狗屎高麗奴干闥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者鋪
守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馬
使誰邊得曰中丞靈登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
書據高麗奴此罪合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又謂劉單曰聞
爾能作捷書單恐懼請罪令誠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死
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登爲四鎮節度
使徵靈登入朝靈登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登益不自安
將軍程千里時爲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爲靈登押衙并行官王滔
康懷順陳奉忠等嘗構譖仙芝於靈登仙芝既領節度事謂程千里
曰公面似男兒心如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
石種子莊被汝將去憶之乎對曰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見乞仙芝
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與之我故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
事矣又呼王滔等至捽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由是軍情不懼八載入
朝加特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將兵

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仙芝性貪獲石國大塊瑟瑟十餘石真
金五六駝馳名馬寶玉稱是初舍雞以仙芝爲懦緩恐其不能自存
至是立功家財鉅萬頗能散施人有所求言無不應其載入朝拜開
府儀同三司尋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諷群胡割
耳務面請畱監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復畱思順以仙芝爲右羽林
大將軍十四載進封密雲郡公十一月安祿山據范陽叛是日以京
兆牧榮王琬爲討賊元帥仙芝爲副命仙芝領飛騎驍騎及朔方河
西隴右應赴京兵馬并召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仍
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師發玄宗御望春亭慰勞遣之仍令監
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州是月十一日封常清兵敗於汜水
十三日祿山陷東京常清以餘衆奔陝州謂仙芝曰累日血戰賊鋒
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狂寇奔突則京師危矣宜棄此守急保潼關
常清仙芝乃率見兵取太原倉錢絹分給將士餘皆焚之俄而賊騎
繼至諸軍惶駭棄甲而走無復隊伍仙芝至關繕修守具又令索承

光守善和成賊騎至關已有備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効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
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覽外祖死常清孤貧年三
十餘屬夫蒙靈營爲四鎮節度使將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頗有
材能每出軍奏廉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
一廉常清細瘦目類脚短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投牒仙
芝謂曰吾奏廉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
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平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
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納常清自爾候仙芝出
入晨夕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補爲廉開元末會達奚部
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葉玄宗勅靈營邀擊之靈營使仙芝以
二千騎自副城向北至綾嶺下遇賊擊之達奚行遠人馬皆疲斬殺
略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次舍井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略事
頗精審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軍迴靈營賞勞

仙芝去奴祿帶刀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
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廉人封常清也眺
等揖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衆人方異之以破達奚功授
疊州地下戍主便以爲判官累以軍功授鎮將果毅折衝天寶六年
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營爲安西節度使便奏常
清爲慶王府錄事參軍克節度判官賜紫金魚袋尋加朝散大夫專
知四鎮倉庫屯田甲仗支度營田事仙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
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畱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德
詮母在宅內仙芝視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動三軍常清出
迴諸將皆引前德詮見常清出其門素易之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
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連節度使宅院凡經數重門德詮旣
過命隨後閉之德詮至常清離席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兵
馬使廉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畱後使
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容因令

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諸大將有罪者擊殺二人於是軍中股慄十載仙芝改河西節度使奏常清為判官王正見為安西節度奏常清為四鎮支度營田副使行軍司馬十一載正見死乃以常清為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三載入朝攝御史大夫仍與一子五品官賜第一區亡父母皆贈封爵俄而北庭都護程千里入為右金吾大將軍仍令常清權知北庭都護持節充伊西節度等使常清性勤儉每出征或乘驛私馬不過一兩匹賞罰嚴明十四載入朝十一月謁玄宗於華清宮時祿山已叛玄宗言兇胡負恩之狀何方誅討常清奏曰祿山領兇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筆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玄宗方憂壯其言翌日以常清為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

東京召募旬日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斫斷河陽橋於東京為固守之備十二月祿山渡河陷陳畱入矍子谷兇威轉熾先鋒至葵園常清使驍騎與拓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大軍繼至常清退入上東門又戰不利賊鼓譟於四城門入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恐賊難與爭鋒仙芝遂退守潼關玄宗聞常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與仙芝軍効力仙芝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撓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勅至軍並誅之令誠至潼關引常清於驛南西街宣勅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國家旌麾受戮賊手討逆無効死乃甘心初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闕庭至渭南有勅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其表曰中使駱奉仙至奉宣口勅恕臣萬死之罪收臣一朝之効令臣却赴陝州隨高仙芝行營負斧縲囚忽

焉解縛敗軍之將更許增修臣常清誠懼誠喜頓首頓首臣自城陷
已來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臣之此來非求苟
活實欲陳社稷之計破虎狼之謀冀拜首闕庭吐心陛下論逆胡之
兵勢陳討捍之別謀將酬萬死之恩以報一生之寵豈料長安日遠
謁見無由函谷關遙陳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曠稱未獲死所臣今
獲矣昨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將
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衆當漁陽突騎之師
尚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
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
下以誡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誡諸軍三期陛下知臣
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後誑妄
爲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肝膽見察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
無忘臣言則冀杜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願畢矣仰天飲鳩向日
封章卽爲屍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若使歿而有知必結草軍前道

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
無任永辭聖代悲戀之至常清旣刑陳其尸於遽蔭上仙芝歸至廳
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隨而從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
常清所刑處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辭然以我爲減截兵糧及賜物
等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
召募兵排列在外素愛仙芝仙芝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見郎輩雖
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
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當問我
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又曰常清
謂之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則引拔子爲我判官俄又代我爲節度
使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夫遂斬之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
氏祖自左清道平父道元安西副都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調遣
任安西副都護蒲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

慨然發憤折節伏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
三軍無不震懼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
漢書踈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
新城有同列爲別者見翰禮俗不爲用翰怒搃殺之軍中股慄遷左
衛將軍後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
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
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西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
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爲吐蕃麥
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
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
或挺走伏兵激擊匹馬不還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營力
翰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
別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其冬玄宗
在清宮王忠嗣被劾勅召翰至與語悅之遂以爲鴻臚卿兼西平

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爲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
事仍極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
下帝感而寬之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朝廷義而壯之明年築神威軍
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
爲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遙而險久不拔
八載以朔方河東群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
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錄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
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
儀同三司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之爲兄弟其冬祿山思
順翰並來朝上使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
亭宴會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祿山以思順惡翰嘗銜之至是忽
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不
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
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力

士目翰翰遂止十二載進封涼國公食實封三百戶加河西節度使
尋封西平郡王時楊國忠有隙於祿山頻奏其反狀故厚賞翰以親
結之十二載拜太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戶又兼御史大夫翰好飲
酒頗恣聲色至土門軍入浴室遘風疾絕倒良久乃蘇因入京廢疾
于家及安祿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喪敗召翰入拜為皇太子先
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王思禮鉗耳大
福李承光蘇法鼎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瑊契苾寧等
為裨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拒賊於潼關
上御勤政樓勞遣之百寮出餞于郊十五載加翰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翰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為名公
若畱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
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
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
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劍南軍將李福劉光庭

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灊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為
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
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
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
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關志先是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而不
得人心請持重以弊之彼自離心因而剪滅之可不傷兵擒茲寇矣
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銳而覬者奏云賊殊無備上然之命悉
衆速討之翰奏曰賊旣始為兇逆祿山又習用兵必不肯無備是陰
計也且賊兵遠來利在速戰今王師自戰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
若輕出關是入其筭乞更觀事勢揚國忠恐其謀已屢奏使出兵上
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為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
出關六月四日次于靈寶縣之內原八日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
北臨黃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觀
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午後東

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千乘縱火焚之煙焰亘天將士掩面開目不得
因爲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排擠墜于河其後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填
委于河死者數萬人號叫之聲振天地縛器械以槍爲楫投北岸十
不存一二軍旣敗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爲火拔歸仁執降於賊祿
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
此陛下爲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貝在
南陽但畱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僞署翰司空作
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
中潛殺之翰之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戶部尚書安
思順與祿山潛通僞令人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開門擒之以獻其年
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並坐誅徙其家屬于嶺外天下寃之
史臣曰大盜作梗祿山亂常詞雖欲誅國忠志則謀危社稷于時承
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衆以
抗兇寇失律喪師哥舒翰廢疾于家起專兵柄二十萬衆拒賊關門
軍中之務不親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賊旋致敗亡天子以之播遷
自身以之拘執此皆命帥而不得其人也禮曰大夫死衆又曰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翰受署賊庭苟延視息忠義之道即可知也豈不
愧於顏杲卿乎抑又聞之古之命將者推轂而謂之曰闔外之事將
軍裁之觀楊國忠之奏事邊令誠之護戎又掣肘於軍政者也未可
偏責三帥不尤伊人後之君子得不深鑑
贊曰羯賊犯順戎車啓行委任失所封高敗亡虔劉圻甸僭竊衣裳
醜哉舒翰不能死王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五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王鉷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敞之玄孫也祖節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嶠萊州長史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孟温相次為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戶口逃亡免役多偽濫朝廷深以為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搜括逃戶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偽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
招糶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議者或以爲
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
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則數役數
役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爲本其次化之以
安爲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
親遺括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
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卽徵逃亡之家隣
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
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察向
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雖其厚
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
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稅
客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書成陳括客爲不便上方委任融侍

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璟爲盈川尉於是
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言意務於獲多皆
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爲客者歲終徵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
御史中丞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吾人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公卿
已下懼融恩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戶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括
客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瑒出爲
外職融乃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中書省
司亦待融指搆而後決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
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融使還具奏乃下制曰人惟邦本本固邦
寧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實獲朕心思所以康濟黎庶寵綏
華夏上副乾坤之寄下答富縣貢獻之勤何嘗不夜分輟寢日
昃忘食然後以助之身當四海之貴雖則長想遐邇不可家至日
見至下言言政教安輯人心念自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實用惠
其高然不特前所聞人亦流自又招諭不還上情靡通于下衆心

罔達於上求之明發想見其人當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于延英殿
朕以人必士著因議逃亡嘉其忠謹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戶紀綱兼
委之郡縣釐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將朕命發自
夏首及於歲終巡按所及歸首百萬仍聞宣制之日老幼欣躍惟令
是從多流淚以感朕心咸吐誠以荷王命猶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
撫字安存更與良筭遂命百司長吏方州岳牧僉議廟堂廣徵異見
群詞盈於札翰環省彌于旬日庶廣朕意豈以為勞稽眾考言謂斯
折衷欲人必信期於令行凡爾司存勉以遵守夫食為人天富而後
教經教葬體前哲至言故平糴行於昔王義倉加於近代所以存九
年之蓄收上中之歛穰賤則農不傷財災饉則時無菜色救人活國
其利博哉今流戶大來王田載理救度之務竊寐所懷其客戶所稅
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并舊常平錢
粟並委本道判官勾當處置使斂散及時務以矜恤且分災恤惠州
黨之常情損餘濟闕視隣之善人故本譯云徇里胥均功夜績相從

齊俗以贍今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惻事資拯助宜委使司與
州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毋至雨澤之後種穰忙
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使趨時急於備寇尺璧賤於寸陰是則天無
虛施人無遺力又政在經遠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復居業未康循逃
戶及籍外剩田猶宜勞徠理資存撫其十道分判官三五年內使就
厥功今有終始當道覆屯及須推劾並以委之不須廣差餘使示專
其事不擾于人政術有能必行賞罰其已奏復業歸首勾當州縣每
季一申不須挾名致有勞擾其歸首戶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年
石色役勿欺隱及其兩處徵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中書令張說
素惡融之為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多建議爭之融揣其言先事
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詞不可
不備也說曰此狗鼠輩焉能為事融尋兼戶部侍郎從東封還又密
陳意見分吏部為十銓典選事所奏又為說所抑融乃與御史大夫
崔隱甫連名劾說廷奏其狀說由是罷知政事融恐說復用為己患

數譖毀之上惡其朋黨尋出融為魏州刺史俄轉汴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并迴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雖與役不息而事多不就十六年復入為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拜黃門侍郎與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為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晨夕飲詭由是為時論所譏時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為汝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罷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貶昭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迴造船脚隱沒鉅萬給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巖州地既瘴毒夏患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畱未還都督耿仁忠謂融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故犯嚴命淹畱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

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還卒于路上聞之思其舊恩贈汴州刺史韋堅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充州刺史堅姊為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公姜皎女堅妹又為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叙二十五年為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探候主意見宇文融楊慎於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益鉅萬玄宗以為能天寶元年三月擢為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恒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輿成堰截瀾產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漑水之上架苑墻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舩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舩即於楸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舩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舩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舩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舩即瑋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

船脚石瓷酒器茶釜茶璫茶梳宣城郡船即空青綠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製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反丁體都董董紇那也紇囊得得耶潭裏船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為祥瑞改桃林為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謂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白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粧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舡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輕貨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樂送奏玄宗歡悅下詔勅曰古之善政者貴

於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朕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叶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以懋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品仍改授子三品京官兼太守判官等並即量與改轉其專知檢校始末不離潭所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選日優與處分仍委韋堅具各錄奏應役人夫等雖各酬備直終使役日多並放今年地稅且啓鑿功畢舟楫已通既涉遠途又能先至永言勸勵稍宜甄獎其押運綱各賜一中上考準前錄奏舡夫等宜共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外郡進土物賜貴戚朝官賜名廣運潭時堅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寶物供樓上鋪設進食竟日而罷李林甫以堅姜氏婿甚狎之至是懼其詭計求許承恩日深堅又與李適之善益怒之恐人為相乃與腹心構成其罪四月進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勾當綠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並如故又以判官元撫豆盧友除監察御史二年正月堅又加兼御史中丞

封韋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尋諸使以楊慎矜代之五載正月望
夜堅與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明夜遊同過景龍觀道士房為林
甫所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暱是構謀規立太子玄宗惑其言
遽貶堅為縉雲太守惟明為播川太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
資財六月又貶堅為江夏員外別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為
宜春太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鄆縣令冰
兵部員外郎芝堅男河南府戶曹諒並遠貶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
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並死堅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輕賤特
放還本宗舍部員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說貶夜郎
尉監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連累者數
十人又勅嗣薛王瑊夷陵郡員外別駕長任其母隨男任女督新貶
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肅宗時為皇太子恐懼上表稱與新
婦離絕七載嗣薛王瑊停仍於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隨男堅貶
後林甫諷所司發使於江淮東京綠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聞

之綱典舡夫溢於牢獄郡縣徵剝不止隣伍盡成裸形死於公府林
甫死乃停

楊慎矜隋煬帝玄孫也曾祖隨齊王暕祖正道大業末隨宇文化及
至河北為竇建德所破因與其祖母蕭皇后入于建德軍建德送于
突厥處羅可汗牙貞觀初李靖擊破頡利可汗胡酉康蘇密以蕭后
及正道歸授尚衣奉御父隆禮長安中天官郎中神龍後歷洛梁滑
汾懷五州刺史皆以清嚴能檢察人吏絕於欺隱聞景雲中以名犯
玄宗上字改為崇禮開元初擢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
躬自省閱時議以為前後為太府者無與為比推拜太府卿加銀青
光祿大夫進封弘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二十一年九十餘
授戶部尚書致仕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為經楊卿者無不
精好每歲勾剝省便出錢數百萬貫慎矜沉毅有幹任氣尚朋執
初為汝陽令有能名崇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
以慎餘慎矜慎各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而慎矜為其最因拜監

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先為司農丞除太子舍人監京倉尋丁父
憂二十六年服闋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理評事攝
監察御史充都含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於諸州納物者有水
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絕於
歲月矣在臺數年又專知雜事風格甚高天寶二年遷權判御史中
丞充京畿採訪使知太府出納使並如故時右相李林甫握權慎於
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任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
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蕭諒為御史中丞諒至臺無所撓
讓頗不相能竟出為陝郡太守林甫以慎於屈於已復擢為御史中
丞仍充諸道鑄錢使餘如故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御史中
丞為水陸漕運使權傾宰相侍御史王鉷推擊慎於引身中立以候
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慎於與鉷父瑒中外兄弟鉷即表姪少相狎
鉷入臺慎於為臺端亦有推引及鉷遷中丞雖與鉷同列每呼為王
鉷鉷恃與林甫善漸不平之五載慎於遷戶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

甫見慎於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鉷於慎於有間又誘而陷之鉷乃
伺其隙以陷之慎於奪鉷職田背詈鉷詆其母氏鉷不堪其辱慎於
性疎快素昵於鉷嘗話讖書於鉷又與還俗僧史敬忠游處敬忠有
學業鉷於林甫構成其罪云慎於為隋家子孫心規克復隋室故畜
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天寶六載十一月玄宗在華清
宮林甫令人發之玄宗震怒繫之於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隱之大
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琦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又使
京兆尹曹吉溫往東京收慎於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等
雜訊之又令溫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行在所先令盧鉉收太
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答辯鉉百端拷訊不得乃
令不良枷瑄以手力伴其足以木按其足間徹其枷柄向前挽其身
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目首血出謂之驢駒拔擐瑄竟不肯答又使
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慎於宅無所得拷其小妻韓珠團乃在壁櫃
上作一闕函盛讖書等鉉於袖中出而納之詎以示慎於慎於曰他

曰不見今乃來是命也吾死矣及温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使
典說之若至温湯即求首陳不可得矣去温湯十餘里敬忠乞紙筆
於桑樹下具吐之比見慎矜敬忠證之慎矜皆引實二十五日詔楊
慎矜慎餘慎名並賜自盡史敬忠決重杖一百鮮于賁范滔並決重
杖配流遠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平景湊決杖配流義陽郡司馬
嗣虢王巨與敬忠相識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
長流嶺南臨封郡亦死於瀉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官收以男
女配流嶺南諸郡其張瑄萬俟承暉鮮于賁等準此配流乃使監察
御史顏真卿送勅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寅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張
萬頃宣勅示之慎名見慎矜賜自盡初尚撫膺及聞慎餘及身皆爾
遂止及宣勅了慎名曰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請
作數行書以別之寓揖真卿真卿許之慎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書
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茆何以堪此書
後又數條事又宅中作一板池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監察御

史平列齋勅至大理寺慎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初慎矜至温湯正
倉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門扇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
以執美役之乃戒無何下獄死兄弟甚友愛事寡姊如母皆倜儻形
風韻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
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
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王鉷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為時名將生珣璿珣璿開元
初並歷中書舍人殉兵部侍郎秘書監鉷即璿之孽子開元十年為
鄆縣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二十九年累除
戶部員外郎常兼御史天寶二年克京和市和繹使遷戶部郎中三
載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為京兆尹引升為京令朝宗又於
終南山下為苟家窟買山居欲以避世亂玄宗怒勅鉷推之朝宗自
高平太守貶為吳興別駕又加鉷長春宮使四載加勾戶口色役使
又遷御史中丞兼克京畿採訪使五載又為京畿關內道黜陟使又

兼克闕內採訪使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事志謀不利於東儲以除
不附已者而鉞有吏幹倚之轉深以爲已用既爲戶口色役使時有
勅給百姓一年復鉞即奏徵其脚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其於不
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勅本郡官爲租庸脚土
皆破其家產彌年不了恣行割剝以媚於時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
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公於周隋妃嬪官位有
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鈔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
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鉞探旨意歲進錢寶
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王恩錫賚鉞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
物玄宗以爲鉞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
職使如故七載又加檢察內作事遷戶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
金魚袋八載兼克閑廐使及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隴右群牧都
支度營田使餘並如故太白山人李渾於金星洞蕭仙人見老人云
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玄宗令鉞入山洞求而得之因

上尊號加鉞銀青光祿大夫都知總監及裁授等使九載五月兼京
兆尹使並如故鉞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爲使院文案堆積青
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
之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供奉禁中鉞子準衛尉少卿亦鬪鷄供奉京
諂岫岫常下之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常於廳事貯錢數百
繩各倡珍饌常有備擬以候準所適又於宅側自有追歡之所鉞與
弟戶部郎中錡召術士任海川遊其門問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
懼潛匿不出鉞懼洩其事令逐之至馮翊郡得誣以他事杖殺之定
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聞之語於私庭乃被侍兒說於傭保者
或有憾於會告於鉞鉞遣賈季隣收於長安獄入夜縊之明辰載屍
還其家會皇堂外甥同產兄王繇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十載
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錡與故鴻臚少卿邢瑋子緯
情密累年緯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月殺龍武將軍
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

等先期二日事發玄宗臨朝召鉞上於玉案前過狀與鉞鉞好弈棊
絳善棊鉞因錡與之交故至是意錡在絳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
令捕賊官捕之萬年尉薛榮先長安尉賈季隣等捕之逢錡於化度
寺門季隣爲鉞所引用爲赤尉錡謂之曰我與邢絳故舊絳今反恐
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先等至絳門絳等十餘人持弓刃
突出榮先等遂與格戰季隣以錡語白鉞鉞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
有謀乎鉞與國忠共討逐絳絳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爲劍南
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史驃騎大將軍內
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之絳爲亂兵所斬擒其黨善
射人韋瑤等以獻國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鉞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
鉞與錡別生嫉其富貴故欲陷鉞耳遂特原錡不問然意欲鉞請罪
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洩上意諷鉞曰且主上眷大去深今
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戶但抗疏請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
必存何如併命鉞俛首又曰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頗有處分義不欲

捨之而謀存乃進狀十二日鉞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鉞恨之
憤訴言氣頗高鉞朝迴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司已不納
矣須臾勅希烈推之鉞以衣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後之矣遂不許追
錡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錡木及應侍御史裴冕恐錡引之冕叱詈之
曰足下爲臣不忠爲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爲戶部郎中
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絳事乎國忠愕然謂錡曰實知即不
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錡方曰七兄不知季隣證其罪及日暮奏之
錡決杖死於朝堂賜鉞自盡於三衛厨明日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
言於國忠令歸宅權斂之又請令妻女送墓所國忠義而許之令鉞
判官齊哥營護之男隸除名長流嶺南承化郡解長流珠崖郡至故
驛殺之妻隸以及在室女並流初鉞與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楊慎矜
親且情厚頗爲汲引及貴盛爭權鉞附於李林甫爲所誘陷慎矜家
經五年而鉞至赤族豈天道歟
史臣曰夫奸佞之輩惟事悅人聚斂之臣無非害物賈禍招怨敗國

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心緣利動言為甘聞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於嗜欲徒有賢佐無如之何所以禮經戒其勿苗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倖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張說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他人即可知也然天道惡盈器滿則覆終雖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薦之此亦有鳳之一毛也玄宗以聖哲之姿處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得不深鑑
賚曰財能域人聚則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餘羨融堅矜鉷因利乘便以傲寵榮宜招後患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五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六

劉 駒 等依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林甫 林甫子岫舉

楊國忠 忠子暄

張暉

王琚

王毛仲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長平王叔良曾孫叔良生孝斌官至原州長史孝斌生思誨官至揚府參軍思誨即林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為千牛直長其舅楚國公姜皎深受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中乾曜姪孫光乘姜皎妹婿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絜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累遷國子司業十四年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時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太子瑛益踈薄林甫多

與中貴人善乃因中官于惠妃云願保護壽王惠妃德之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畧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二十三年以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為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為特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斷養下士盡至榮寵尋歷戶兵二尚書知政事如故尋又以太子英鄂王瑤光王琚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洸白惠妃玄

宗謀於宰臣將罪之九齡曰陛下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國本

長在官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玄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鎮有政能玄宗加實封九齡又奏曰邊將訓兵秣馬儲蓄軍實常務耳陛下賞之可也欲賜實賦恐未得宜惟聖慮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玄宗欲行實封之命兼為尚書九齡執奏如初帝變色曰事搃由君九齡頓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盡言違忤聖情合當萬死玄宗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九齡對曰臣荒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室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識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悅九齡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時元琰坐賊詔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謂九齡曰王元琰不無賊罪嚴挺之囑託所由輩有顏面九齡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

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雖離之亦却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齡有
黨與裴耀卿俱罷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爲洛州刺史元琰流
于嶺外即日林甫代九齡爲中書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拜牛仙客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監察御史周子諒言仙
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殺之林甫言子諒本九齡引用乃貶九齡爲
荊州長史玄宗終用林甫之言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太
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鏞長流瀼州死於故驛人謂之三庶聞者寃之
其月佞媚者言有烏鵲巢於大理獄戶天下幾致刑措玄宗推功元
輔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爲祟而薨儲宮
虛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玄宗曰忠王
仁孝年又居長當守器東宮乃立爲皇太子自是林甫懼巧求陰事
以傾太子林甫旣秉樞衡兼領隴右河西節度又加吏部尚書天寶
六年官名爲右相停知節度事加光祿大夫遷尚書左僕射六載加
正人義同三司賜封三百戶而恩渥彌深凡御府膳羞遠方珍味

中人宣賜道路相望與宰相李適之雖同宗屬而適之輕率嘗與杜
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由是主恩益踈以至罷免黃門侍郎陳希烈
性便佞嘗曲事林甫適之旣罷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樞衡
天下威權並歸於已台司機務希烈不敢參議但唯諾而已每有奏
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上言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機恒以
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恣
行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爲耻由林甫之贊成也林甫京城邸第田園
水磴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特以賜之及
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宰相用事之盛開元已來
未有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衆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恒度而
耽寵固權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
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
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上上大
怒以爲不軌黜堅免太子妃韋氏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堅昵狎及

裴寬韓朝宗並曲附適之上以爲然賜堅自盡裴韓皆坐之丘逐後
楊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託以心腹鉷
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楊國忠以椒房之
親出入中禁奏請多允乃擢在臺省令按刑獄會皇太子良娣杜氏
父有鄰與子壻柳勣不叶勣飛書告有隣不法引李邕爲證詔王鉷
與國忠按問鉷與國忠附會林甫奏之於是賜有隣自盡出良娣爲
庶人李邕裴敦復被黨數人並坐極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類也
林甫自以始謀不佐皇太子慮爲後患故屢起大獄以危之賴太子
重慎無過流言不入林甫嘗令濟陽別駕魏林告隴右河西節度使
王忠嗣林徃任朔州刺史忠嗣時爲山東節度使自云與忠王同養官
中情意相得欲擁兵以佐太子玄宗聞之曰我兒在內何路與外人
交通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漢陽太守八載咸寧太府趙奉章告林
甫罪狀二十餘條告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爲妖言重杖
決死十載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都護

一載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叛讓節度舉安思順自代國家武德貞觀
已來蕃將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畧亦不專委大將之
任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駿張說蕭嵩杜暹皆以
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爲
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帝以
爲然乃用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
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祿山竟爲亂階由專得大將之任故
也林甫恃其早達輿馬被服頗極鮮華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
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闖茸者代爲題尺林甫典選
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杜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杜字謂吏部侍郎
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
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麈之慶客視之掩口初楊國忠登
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權傾朝列林甫始惡之時國忠
兼領劍南節度會南蠻寇邊林甫請國忠赴鎮帝雖依奏然待國忠

方渥有詩送行句未言入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處置軍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悅林甫時已寢疾其年十月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遙視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翌日國忠自蜀還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垂涕託以後事尋卒贈太尉揚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於平康坊之第林甫晚年溺於聲妓姬侍盈房自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發重扃複壁絡板甃石一夕屢徙雖家人不之知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為將作監岬為司儲郎中嶼為太常少卿子岷張博濟為鴻臚少卿鄭平為戶部員外郎杜位為右補闕齊宣為諫議大夫元撫為京兆府戶曹初林甫嘗夢一白哲多鬚長丈夫逼已按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狀類裴寬寬謀代我政也時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為金吾曹曹參軍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寬焉國忠素憾

林甫既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悅者為之證詔奪林甫官爵廢為庶人岫岬諸子並謫於嶺表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

楊國忠本名釗蒲州永樂人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國忠之舅也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蒲博無行為宗黨所鄙乃發憤從軍事蜀帥以屯優當遷益州長史張寬惡其為人因事笞之竟以屯優授新都尉稍遷金吾衛兵曹參軍太貞妃即國忠從祖妹也天寶初太真有寵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國忠為賓佐既而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履清貴朝士指目嗤之時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摛摛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慎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為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為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

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以樹威權於京城別置推院自是連歲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中而為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愛惡國忠探知其情動契所欲驟遷檢校度支負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內中市買召募劔南健兒等使以稱職遷度支郎中不暮年兼領十五餘使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是歲貴妃姊號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鈺拜鴻臚卿八載玄宗召公卿百寮觀左藏庫喜其貨幣山積而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既專錢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初楊慎矜希林甫言引王鉷為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既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因與鉷有隙鉷乃附國忠奏誣慎矜誅其昆仲繇是權傾內外公卿惕息吉温為國忠陳移奪執政之策國忠用其謀尋

王鉷等郎京兆尹蕭昊御史中丞宋渾皆林甫所親善國忠皆

奏譴逐林甫不能救王鉷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已分權會邢綽事泄乃陷鉷兄弟誅之因代鉷為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乃窮竟邢綽獄令引林甫交私鉷錐與阿布思事狀而陳希烈哥舒翰附會國忠證成其狀上由是疎薄林甫南蠻質子閻羅鳳亡歸不獲帝怒甚欲討之國忠薦閻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劔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薦仲通代已為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為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還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國忠尋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十一載南蠻侵蜀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亦奏

遣之將辭雨泣懇陳必爲林甫所排帝憐之不數月召還會林甫卒
遂代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判度支劍
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國忠本性
踈躁強力有口辯旣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
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警憚故事宰相居台輔
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
深每出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
宰相午後六刻始出歸第林甫奏太平無事以巳時還第機務填委
皆決於私家主書吳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
無可否國忠代之亦如前政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
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
吏賄賂公行國忠旣以宰臣典選奏請銓日便定留放不用長名先
天巳前諸司官知政事午後歸本司決事兵部尚書侍郎亦分銓注
擬開元巳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

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寮於
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注擬又
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故事注
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事
中在列曰旣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
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櫺之間旣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
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噱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黃
華侍御史鄭昂諷選人於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能貴妃姊號
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構連甲第土木破締繡棟宇之盛兩
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號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
諧謔衢路觀之無不駭歎玄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
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號國相對韓國秦國莞棟相接天子幸
其第必過五家嘗賜宴樂每扈從驪山下家合隊國忠以劔南幢節
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圍侍歌兒相望于

道進封備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俄拜司空時安祿山恩寵特深摠握
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
上不之信是時祿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
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已祿山遙
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
使內伺朝廷勸靜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得
李超李超使侍御史鄭昂縊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溫於合浦以激怒
祿山幸其搖動內以取信於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
以誅國忠為名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於
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
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
潼關諸將以函關距京師三百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
兵未決慮反圖已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及接戰桃
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天恩之誤惑也自祿山兵起國

忠以身領劔南節制乃布置腹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
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幸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
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
慮賊奄至令內侍曹大仙擊鼓于春明門外又焚蕪藁之積煙火燭
天既渡渭即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無復儲擬坐
宮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食有老父獻麥帝令具飯始得食翌日至
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
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昨度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
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衆曰念之矣事行身死固所願
也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渡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
叛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
亦為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死左相韋見素傷良久兵解陳玄
禮等見上謝罪曰國忠持敗國經構與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
此而不誅患難未已臣等為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

明任寄失所近亦覺悟審其詐佞意欲到蜀肆諸市朝今神明啓卿
諧朕夙志將疇爵賞何至言焉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
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嶺函固
守兵不妄動則完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
遷幸朝廷陷沒百寮擊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
召禍也國忠子暄咄曉晞暄為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主聃
為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國忠娶蜀
倡裴氏女曰裴柔國忠既死柔與虢國夫人皆自剄死暄死於馬嵬
咄陷賊被殺曉走漢中郡漢中王瑀榜殺之晞走至陳倉為追兵所
殺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
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
斷喪王室俱一時之冷氣焉

張暉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郟州刺史暉景龍初為銅鞮令
家本豪富好賓客以七獵自娛會臨淄王為潞州別駕暉潛識英

傾身事之日奉遊處及樂人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
幸之止於暉第生廢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內難升為皇太子
召暉拜宮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絛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在太
子左右以接歡令問其年擢拜左臺侍御史數月遷左御史臺中丞
先天元年太子即位帝居武德殿太平公主有異謀廣樹朋黨暉與
僕射劉幽求請先為備太平聞之白於睿宗乃流暉於嶺南峯州幽
求謫於嶺外及太平之敗幽求追拜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暉為大理
卿封鄧國公實封三百戶逾月又加權兼雍州長史其年十二月改
元開元以雍州為京兆府長史為尹暉首遷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
都政以為榮寵之極暉亦有應務才幹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
再除左羽林大將軍三為左金吾大將軍又為殿中監太僕卿二十
年以暉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寶初暉還鄉拜
掃特賜錦袍繒綵御賜詩以寵異之乘傳來往勅郡縣供擬暉鬢髮
華皓在輿舛弟車馬連接數里衣冠榮之中使中路追賜藥物至襄

城月餘詔還京五載薨年九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其後履冰爲金
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時人美之暉壽考善保終始

王珣懷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珣少孤而聰敏
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
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珣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
年之友及同皎敗珣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
主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登極珣具
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玄宗爲太子監國爲太平公主所
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沙門普潤先與玄宗筮尅清內難
加三品食實封常入太子宫珣見之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普潤
白玄宗玄宗異之及珣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宮過謝及殿而
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下珣曰在下只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
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得有此聲玄宗遽召見之
珣曰頃韋庶人智識淺短親行弒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武殿下誅之

爲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
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玄宗命
之同榻而坐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
言憂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出珣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
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宮中後與上官
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
況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
張說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
可立談玄宗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珣曰飛丹鍊藥
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玄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
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
侍奉焉獨珣常預秘計踰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
奉又贈其父故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
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暉並流於嶺外珣見事

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
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
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
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慈李猷
等睿宗遜居百神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趙國公
食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
令問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仲輔國大將軍
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閑廐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戶守一銀
青光祿大夫太常卿負外置同正負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戶琚皎
令問並固讓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
戶通前七百戶累日玄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
各一千匹絹一千匹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琚轉見恩顧每延
入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使尚宮就琚宅
問訊琚母時菓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側常參聞大政時

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說於玄宗曰
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
求純樸經術之士玄宗乃踈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按以北
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頌同爲紫微侍郎二年
二月迴未及京便除澤州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
史又復其封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雋州刺史又
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守性豪侈著
勲中朝又實食封與十五州賞受饋遺下檐帳設皆數千貫玄宗念
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
式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譟或桴蒲藏鈎以爲樂每移
一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携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矣時李邕
王弼與琚皆年齒尊高又在外郡書疏尺題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
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
其罪貶琚江華郡負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

之希奭排馬牒至瑀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天寶元年贈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沒官生毛仲因隸于玄宗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別駕又見李宜德趨捷善騎射爲人蒼頭以錢五萬買之景龍三年冬玄宗還長安以二人挾弓矢爲翼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驕豹文鸞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玄宗在藩邸時常接其豪俊者或賜飲食財帛以此盡歸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有待之甚謹玄宗益憐其敏惠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弒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令押千騎營榜檉以取威其營長葛福順陳玄禮等相與見玄宗訴冤會玄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崇簡等謀舉大計相顧益歡令幽求諷之皆願決死從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宜德從焉毛仲避之不

入乙夜福順等至玄宗曰與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貴在於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號而行斯須斬韋播高嵩等頭來玄宗舉火視之又召鍾紹京領摠監丁匠刀鋸百人至因斬關而入后安樂公主等皆爲亂其所殺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勲進封平王以紹京幽求知政事署詔勅崇簡嗣宗及福順宜德功大者爲將軍次者爲中郎將其時梓宮在殯舉城編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緋袴鐵關而出傾城聚觀歡慰其犯逆者盡曝屍於城外毛仲數日而歸玄宗不責又超授將軍及玄宗爲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羽林爲羽林右羽林爲北四門軍以福順等爲將軍以梓宮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賚號爲唐元功臣長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十人毛仲專知東宮馳馬鷹犬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將軍階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兼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

巨開既官吏皆懼其威人不敢犯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玄宗以爲能開元十四年贈其父秦州刺史毛仲雖有賜莊宅奴婢馳馬錢帛不可勝紀常於閑厩側內宅住每入侍燕賞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玄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爲國夫人每入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生男孩稚已授五品與皇太子同道故中官楊恩勗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進位特進行太僕卿餘並如故九年擢節度使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以左領軍大總管王駿與天兵軍節度張說東與幽州節度裴休先等計會毛仲部統嚴整無懈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平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爲一隊望如雲錦玄宗命高力士下以宰相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高宗先天正位後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開四人至開府又勅張說爲監牧領以美之十七年從朝五陵又贈毛仲父益

州大都督毛仲益驕嘗求爲兵部尚書玄宗不悅毛仲怏怏見於色又福順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數十人皆與毛仲善倚之多爲不法中官等妬其全盛逾已專發其罪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視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則挫辱如已之僮僕力士輩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產堂借苑中亭子納涼玄宗借之中官構之彌甚曰北門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索甲仗於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爲少尹奏之玄宗恐其黨震懼爲亂乃隱其實狀詔曰開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霍國公內外門廐監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細非有功績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寵莫二委任斯崇無消塵之益肆驕盈之志往屬艱難遽茲逃匿念深惟舊義在優容仍荷殊榮蔑聞悛悔在公無竭盡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詞迹其深愆合從誅殛恕其庸昧宜從遠貶可灤州別駕貞外置長任差使馳驛領送至任勿許東西及判事左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順貶壁州貞外別駕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振州貞外別駕右武衛

將軍成紀侯李守德貶嚴州貞外別駕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後改名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黨州貞外別駕右威衛將軍高廣濟貶道州貞外別駕毛仲男太子僕守貞貶施州司戶太子家令守廉貶溪州司戶率更令守慶貶鶴州司倉左監門長史守道貶涪州參軍連累者數十人又詔殺毛仲及永州而縊之其後中官益盛而陳玄禮以淳樸自檢宿衛宮禁志節不衰天寶中玄宗在華清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玄宗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正月半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夜遊願歸城闕玄宗又不能違及安祿山反玄禮欲於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從玄宗入巴蜀迴封蔡國公實封三百戶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諂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聰明生既唯務陷人死亦爲人所陷得非彼蒼假手以示禍淫者乎楊國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穢領四十餘使恣弄威權天子莫見其非群臣由之

口致祿山叛逆變輅播遷梟首覆宗其救艱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於二人者蓋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財利誘之迷而不悟也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與夫齊桓任管仲隰朋幸豎貂易牙亦何異哉書曰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佞人殆誠哉是言也張暉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閔孺之流也琚有締構之功過多僭侈死於非罪亦可惜之贊曰天啓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讒慝暉同二王亦承恩德吁哉僭踰不知紀極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七

玄宗諸子

靖德太子琮

皇太子亨

庶人瑤鄂王

庶人琚光王

儀王璿

懷哀王敏

壽王瑁

盛王琦

信王瑄

陳王珪

恒王貞

庶人瑛

棣王琰

靖恭太子琬

夏悼王一

穎王璆

永王璘

延王玢

濟王環

義王玘

豐王珙

涼王璿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沐哀王敬

環字作環
恒字作亘

玄宗三十子元獻楊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奉天皇帝琮靖恭太子
琬儀王璩趙麗妃生廢太子瑛錢妃生棣王琰皇甫德儀生鄂王瑊
劉才人生光王琚貞順武皇后生夏悼王一懷哀王啟壽王瑁盛王
琦高婕妤生潁王璩郭順儀生永王璣高婕妤生延王玢鍾美人
濟王璿盧美人生信王理閻才人生義王玢王美人陳王珪陳美
人生豐王瑛鄭才人生恒王瑱武賢儀生涼王璿沐哀王璿餘七王
早夭
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也本名嗣直景雲元年九月封許昌郡王先
天元年八月進封郟王開元四年正月遙領安西大都護仍充安撫
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三年改封慶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遙領涼
州都督兼河西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名琮二十
四年拜司徒天寶元年兼太原牧十載薨贈靖德太子葬於渭水之
南細柳原仍於啓夏門內置廟祔享焉肅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詔追

冊為奉天皇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備禮改葬於華清宮北齊陵以
尚書右僕射真國公裴冕為其使初開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廢
令琮養其子及天寶十一載琮薨以瑛子佖為嗣慶王除秘書監同
正員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真定郡王先
天元年八月進封郟王開元三年正月立為皇太子十年正月加元
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詣國子學行齒胄之禮仍勅右散騎常侍褚
元亮升筵講論學官及文武百官節級加賜十三年改名鴻納妃薛
氏禮畢曲赦京城之內侍講潘肅等並加級改職中書令蕭嵩親迎
特封徐國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瑛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
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景雲升儲之後其父元禮兄常奴擢為京
職開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瑤母皇
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
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踈薄惠妃之子壽王瑁鍾

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泗泗希惠妃之言規利於己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甲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為中書令希惠妃之旨託意於中貴人楊壽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泗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玄宗

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為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成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為崇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瑛有六男儼伸倩倅備儼慶王琮先無子瑛得罪後玄宗遣鞠之天寶中儼為新平郡王光祿卿同正負伸為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負倅為嗣慶王寶應元年詔雪瑛瑛之罪贈瑛為皇太子瑛瑒復贈為王

據王琰玄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為郾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遷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餘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遷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略節度大使先是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別室寵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玄宗云琰厭魅聖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獲

之玄宗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皆年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為也惟三哥辯其罪人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為請命囚於鷹狗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琰妃即少師韋滂女無子琰死後妃得還其父琰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為王者三人僕為汝南郡王秘書監同正負僑為宜都王衛尉卿同正負僑為濟南王光祿卿同正負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捨琰罪贈其王位

鄂王瑤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五月封為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遙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瑤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

請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玄開元二年三月封為驪王十一年三月改名滉封為榮王十五年授京兆牧又遙領隴右節度大

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寶元年六月授單于大都護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為征討元帥高仙芝為副令仙芝徵河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與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請恭太子葬于見子西原琬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寶中封為郡王者二府為濟陰王太僕卿同正負借為北平王國子祭酒同正負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二年封為光王十五年遙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儀王維穎王湮壽王清延王湏盛王沐信王沔義王淮等十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子珪封為陳王澄封為翌王漣封為亘王滔封為汴王陳王已下第四王幼未授官並置府官寮屬其日光儀等十人同於東宮尚書省上詔宰臣及文武百僚送儀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並未有府幕同於禮院上亦無精選其時琚兼廣州都督餘如故琚與鄂王瑤皇子中

有學尚才識同居內宅最相愛狎琚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玄宗愛之以母見踈薄嘗有怨言為人所構得罪人用憐之寶應元年五月追復官爵無子

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貞順皇后為惠妃見寵一生而美秀上鍾愛無比名之為一開元五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謚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宮中舉目見之

儀王璩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濰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為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璩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侁為鍾陵郡王光祿卿同正貞健為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貞

穎王璩玄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濤開元十三年封穎王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璩安祿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為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移牒至蜀託以穎王之

崔圓為副璩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綠珠在舟為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柰何踐之命撤去璩初奉命之藩卒途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為節度大使今之並命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櫟蒙之油囊為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璩笑曰但為真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圓迎之拜於馬前璩不止之圓頗怒玄宗至璩視事兩月人甚安之為圓所奏罷居內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輟朝三日子伸天寶中封滎陽郡王授衛尉卿同正貞

懷哀王敏玄宗第十五子也幼而豐秀以母惠妃之寵玄宗特加顧念纔睽開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謚權窆於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劍南節度使尚書虛已之妹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少聰敏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

十三年三月封為永王十五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為山東南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餘如故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鉅億以薛鏐李臺卿蔡均為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觀于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以季廣琛軍惟明高仙琦為將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傷又勇而有力馭兵權為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首侯王禮絕寮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柰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趣廣陵採訪李成式璘進至當塗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閻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吳郡李成式使將李承慶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

命先使中官啖廷瑤段喬福招討之中官至廣陵成式括得馬數百匹時河北招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瑤等結銑為兄弟求之將兵銑麾下有騎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領屯于揚子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婁隸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將李神慶並以其眾迎降于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之以向江左大駭裴茂至瓜步洲廣張旌幟耀于江津璘與傷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割臂而盟以戒於璘是日渾惟明走于江寧馮季康康謙投于廣陵之白沙廣琛以步卒六十趨廣陵璘使騎追之廣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決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不擇地而迴戰矣使者返報其夕銑等多燃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為二矣璘軍又以火應之璘懼以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遲明不見濟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驅其眾以奔晉陵宵謀曰王走矣於是江北之軍齊進募敢死士趙侗庠秋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遊弈于新豐皆因醉而寐璘

聞官軍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擊之驛騎奔告侃等介馬而出
 襄城王已隨而至銑等奔救張勳擊之射中襄城王首璠軍遂敗高
 仙琦等四騎與璠南奔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璠怒命焚其
 城至餘千及大庾嶺將南投嶺外為江西採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
 所擒因中矢而薨子傷等為亂兵所害肅宗以璠愛弟隱而不言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開元元年見幸寵
 傾後宮頗產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端麗襁褓不育及瑁之初
 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為已子十餘年在
 寧邸故封建之事晚於諸王宮中常呼為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為
 壽王始入宮中十五年遷領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二十三年
 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後禮二十九年讓
 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瑁天寶中有子封為王者
 二人不為濟陽郡王倓為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自唐法親王食封
 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加五百戶有至六百戶高

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於制垂拱中太平至一
 千二百戶聖曆初皇嗣封為相王食封與太平同三千戶長安中壽
 春王兄弟五人並賜實封三百戶神龍初相府與太平同至千戶衛
 王三千戶温王二千戶成王七百戶壽春王加四百戶通前七百戶
 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戶通前五百戶安樂初封二千
 戶長寧一千五百戶宣城宣城宣安各一千戶相王女為縣主者各
 三百戶衛王尋升儲位相府增至七千戶太平至五千戶安樂三千
 戶長寧二千五百戶宣城已下各二千戶相府太平長寧安樂皆以
 七千為限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唐隆元年遺制以嗣
 雍王守禮壽春王成器封為親王各賜實封一千戶開元之後朝恩
 睦親以寧府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弟著勲五千戶中府以
 外家微至四千戶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戶皇妹為公主者食封
 一千戶中宗女亦同其後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戶皇女為公主者
 賜封五百戶咸宜賜湯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戶諸皇女為公主者

例加至一千戶其封自開元已來皆約以三千為限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泐玢母即尚書右丞柳範孫也最為名家玄宗深重之玢亦仁愛有學問開元十三年封為延王十五年遷領安西大都護積西節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玢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棄於道路數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賴漢中王瑀抗疏救之聽歸於靈武興元元年薨天寶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祕書監同正員徙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壽王母弟初名沐十五年三月封為盛王當年遷領揚州大都督二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琦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為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為副大使兼御史中丞琦竟不行廣德二年四月薨贈太傅天寶末有子封王者二人償真定郡王大

常卿同正員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濟王環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溢開元十三年三月封濟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環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僚為永嘉郡王衛尉卿同正員俛為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信王璠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為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璠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僚為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倜為晉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義王珙玄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淮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為義王二十二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珙天寶末有子封為王者二人儀為舞陽郡王太僕卿同正員儻為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員陳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渙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為陳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天寶末男女二十一人封為王者二人他為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倣為安陽王殿中監同正員豐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為豐王

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
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使以隴
右太守鄧景山爲之副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
行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半
渡澧水將軍王懷忠遂閉苑門橫截五百餘騎擁十宅諸王西投吐
蕃至城西適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
國顛顛何所瞻仰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爲元
帥廢置在手何不行冊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珙遂越次而言曰令
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主上雖蒙塵于外聖
德欽明王身爲藩翰何乃發狂悖之詞也延昌當奏聞于上子儀又
數讓之命軍士領之盡赴行在潼關謁見上不之責珙歸幕次詞又
不順羣臣恐遂爲亂請除之遂賜死天寶中有子二人爲王佻齊安
郡王宗正卿同正負仙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負
恒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漣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巨王

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四年二
月改名瑱天寶十五載從幸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涼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縱母武賢儀則天時高平之重規
女也開元中入宮中號爲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涼王二十四
年二月改名璿初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後
累年太宗憐之不令出閣至立爲太子高宗朝睿宗爲豫王雖成長
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閣及纂大位聖曆初封爲相王始出閣中
宗時以譙王重福失愛出處外藩衛王重俊爲太子入與成王千里
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温王重茂雖年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後皇
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
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
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穎承延濟蓋
與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巨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
得罪忠繼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

於外坊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母院四百餘人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儀王已下十三王從至漢中郡遣永王璘出鎮荊州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儀穎壽延盛濟信義陳亘涼十一王扈從幸陝州十二月從還上都璿之子天寶中封為王者一人仇瀘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沐哀王璿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封為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中然矣璿為元帥不幸遠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未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為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為已利不義不昵

以災其身書所謂自作孽不可追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真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贊曰蝨斯之詠樂有子孫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讒勝瑛廢恩移至尊盜熾琬卒情垂萬民口禍豐珙自災永璘惜乎二胤不如仁人

唐書列傳卷五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八

韋見素素子諤益益子顓崔圓

崔渙渙子縱

杜鴻漸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開元中太原尹見素學科登第景龍中解褐相王府參軍歷衛佐河南府倉曹丁父憂服闋起為大理寺丞襲爵彭城郡公坐事出為坊州司馬入為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一員外左司兵部二員郎中遷諫議大夫天寶五年充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彈紕長吏所至肅然使還拜給事中駁止繩違頗振臺閣舊典尋檢校尚書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載遷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見素仁恕長者意不忤物及典選累年銓叙平允人士稱之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三年秋

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頽毀殆盡凡一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見素既為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見素亦無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兇胡犯順不措一言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玄宗蒼黃出幸莫知所詣楊國忠以身領劍南旄鉞請幸成都見素與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遇上於延秋門便扈從之咸陽翌日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逐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見素遁走為亂兵所傷眾呼曰勿傷宰相識者救之獲免上聞之令壽王瑁宣慰賜藥傅瘡魏方進為亂兵所殺是日朝士獨見

素一人是夜宿馬嵬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參軍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凌晨將發六軍將士曰國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請之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云還京議者不一上意在劍南慮違士心無所言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今兵馬數少恐非萬全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眾眾以為然乃令皇太子後殿上至扶風郡從駕諸軍各圖去就頗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上聞之憂懼會益州貢春綵十萬疋乃以其綱使濛陽尉劉景溫為監察御史其綵悉陳於廷召六軍將士等入上謂之曰卿等皆國之功臣勲勞素著朕之優賞常亦不輕逆胡負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今須幸蜀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祇供今有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自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隨便與卿等訣別眾咸俯伏號泣曰死生從陛下上良久曰去住聽卿自便自是醜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南國公與一子五品官是月皇太子

即位於靈武道路艱澁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即位尋命見素與宰臣房瑄賁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將行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俟豐年爾來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去勉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為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見素等悲泣不自勝仍以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冊禮使判官時肅宗已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冊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在東宮素聞房瑄名重故虛懷以待以見素常附國忠禮遇稍薄明年至鳳翔三月除左僕射罷知政事以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代為左相初肅宗在鳳翔喪亂之後綱紀未立兵吏三銓簿籍煨燼南曹選人文符悉多偽濫上以兇醜未滅且示招懷據到注擬一無檢括見素曰臣典選歲久周知此弊今寰區未復負闕不多若惣無條網恐難持久上然之未暇釐革及

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所喧訴于朝由是行見素之言及房瑄以敗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月遷見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樓大赦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三百戶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忠貞喪事官給子個諤益哲個諤皆位至給事中益終刑部員外郎哲終秘書丞個子頌益子顥字周仁生一歲而孤事姊稱為恭孝性嗜學尤精陰陽象緯經略風俗之書善持論有清譽少以門蔭補千牛備身自鄆縣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尚書左丞戶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頗迴大政宰相裴伯李絳崔群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稱有時望及李逢吉駕朋黨以專政柄而顥附麗之跡尤密頗為時人所譏然處身儉約有足多者著易蘊解推演潛九終始之義甚有奧旨寶

曆元年七月卒贈禮部尚書

崔圓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暉官至大理評事
圓少孤貧志尚閑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
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蕭員爲
京兆尹薦爲會昌水累遷司勳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遥制劍南節度
使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
天寶末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圓素懷功
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
館宇儲備什器及乘輿至殿宇牙帳咸如宿設玄宗甚嗟賞之即日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劍南節度餘如故肅宗即位玄宗
命圓同與房琯幸見素並赴肅宗行在所玄宗親製遺愛碑于蜀以
寵之從肅宗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趙國公賜實封五百戶明年罷
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會官軍不利於相州軍迴過洛陽所
在剽掠圓弃城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爲濟王傅李光弼用爲

懷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轉檢校左僕射
知省事大曆三年六月薨年六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諡曰昭
襄

崔渙祖玄暉神龍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學知名位至禮部侍郎
渙少以士行聞博綜經籍尤善談論累遷尚書司門員外郎天寶末
楊國忠出不附己者渙出爲劔州刺史天寶十五載七月玄宗幸蜀
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皆究理體玄宗嘉之以爲得渙晚宰臣房琯
又薦之即日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扈從成都府肅宗靈
武即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圓同查冊赴行在時
未復京師舉選路絕詔渙充江淮宣諭選補使以收遺逸惑於聽受
爲下吏所嚮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左散騎常侍
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旋授正議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二年
正月轉大理卿再遷吏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待詔性尚簡

澹不交世務頗爲時望所歸遷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上估爲百司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上估爲使料下估爲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坐是貶道州刺史大曆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終子縱初以蔭補協律郎三遷爲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縣人爲之立碑頌德轉京兆府司錄累遷金部員外郎以父貶道州刺史弃官就養丁父憂終制六遷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悅連敗走魏州嬰城自守諸道兵圍之屢乏食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糧料使軍儲稍給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勸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具備懷光兵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遷延縱之貨幣先已渡河縱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者

可保其心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嘗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訴儀制皆付之僚吏貞元元年親祠南郊爲大禮使屬兵旱之後賦入尚少縱裁定文物儉而中禮無何萬年水源遠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縱死縱劾奏不行數月除吏部侍郎尋檢校禮部尚書東畿唐汝

祭使河南尹是時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爲理簡成邊之帥由洛陽者儲餼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王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歛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閤都中灌溉濟不逮爲十一二人甚安之徵拜太常卿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謚曰忠贈吏部尚書縱孝悌修飭自立以父爲元載排抑居退十餘年左宦外府訖載得罪不求聞達初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氏性剛戾待縱不以理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率妻子

子縱頗敬順不懈時以爲難

鴻漸故相進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父鵬舉官至王友鴻漸敏好學舉進士解褐王府叅軍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

度副使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常二京陷沒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間西收河隴迴紇方強與國通好比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雪社稷之耻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即日草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庫物之數令李涵賫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頓迎謁因勞諸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及至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歸中外之望五上表乃從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遂採摭舊儀綿蕪其事城南設壇壝先一日具儀注草奏肅宗曰聖君在遠寇逆未平宜罷壇壝餘可其奏

肅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尋轉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爲河西節度使涼州都督兩京平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盜所管兵據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荊州鴻漸聞之弃城而遁灃朗硤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窺山谷歲餘徵拜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禮儀使二聖晏駕鴻漸監護儀制山陵畢加光祿大夫封衛國公廣德二年代宗將享郊廟拜鴻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轉中書侍郎永泰元年十月劔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栢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劔州衙將李昌巵等興兵討旰西蜀大亂明年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劔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鴻漸心無遠圖志氣怯懦又酷好佛圖道不喜軍戎旣至成都懼旰雄武不復問罪乃以劔南節制表讓於旰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代宗不獲已從之仍以旰爲劔南西川行軍司馬栢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

為瀘州刺史各罷兵尋請入覲仍表崔旰為西川兵馬留後大歷二年詔以旰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京鴻漸仍率旰同入覲代宗嘉之後知政事轉門下侍郎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代宗王縉為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事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贈太尉諡曰文憲輟朝三日賜物五百疋粟五百石鴻漸晚年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為封樹異類繼流物議哂之

史臣曰祿山狂悖已顯玄宗寵任無疑見素知國危陳廟筭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出生入死善始令終者鮮矣時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無言匡大政且國忠恃內戚弄重權沮林甫姦策取其大位若見素之孤直豈許取容蓋禍胎已成政柄久紊見素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諤才辯顯

儉約雅符積善之慶矣圓守文之士非禦侮之才渙才兼行聞命與時會發言上沃主意遽致顯榮當官屢為吏欺終及竄逐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縱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三者備矣孰能繼之鴻漸有衛社之功非干城之責時以任崔旰為非則不然矣且旰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非臧謀向討之即為劇賊矣然事佛徼福朋勢取容非君子之道焉

贊曰玄宗失德祿山肆逆見素竭節諸公協力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九

馮盎

契苾何力

李多祚

白孝德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阿史那杜爾

子道真 仲祖蘇尼失 蘇尼失子忠附

黑齒常之

李嗣業

馮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為本部大首領盎少有武畧隋開皇中為宋康令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請討之文帝勅左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曰不意蠻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發江嶺兵擊之賊平授金紫光祿大夫仍除漢陽太守武德三年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洗寶徹等並受林士弘節度殺害隋官吏盎率兵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為渠帥盎趨往擊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爾等頗識我否賊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

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或有說盜曰自隋季崩離海內騷動今
唐雖應運而風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尅平五嶺二十餘州
豈與趙佗九郡相比今請上南越王之號盜曰吾居南越于茲五代
本州牧伯唯我一門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貴如我殆難常恐
弗克負荷以墜先業本州衣錦便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
四年盜以南越之衆降高祖以其地爲羅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
盜上柱國高羅摠管封吳國公尋改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
刺史智或東合州刺史徙封盜耿國公貞觀五年盜來朝太宗宴賜
甚厚俄而羅賓諸洞獠叛詔令盜率部落二萬爲諸軍先鋒時有賊
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盜持弩語左右曰盡書此箭可知勝負連
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太宗令智戴還
慰省之自後賞賜不可勝數盜奴婢萬餘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於
簿領詰捕姦狀甚得其情二十年卒贈左騎衛大將軍荊州都督
阿史那杜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蕃拜爲拓

設建牙于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紇骨同羅等諸部在位十年經
所課歛諸首領或鄙其不能富貴杜爾曰部落旣豐於我便足諸首
領咸畏而愛之武德九年延陀迴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杜爾
擊之復爲延陀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
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杜爾揚
言降之引兵西上囚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
汗謂其諸部曰首爲昔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
得兵馬不平延陀而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若天今不捷死
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即棄去遠擊延陀
兵惡葉護子孫必來復國杜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磧北
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杜爾部兵
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陀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
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九年率衆內屬拜左騎衛大將軍歲餘令尚
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內十四年授行軍摠管以平

高昌諸人咸即受賞杜爾以未奉詔自秋毫無所取及降別勅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軍還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十九年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頓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盡獲殊勲師旋兼授鴻臚卿二十一年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茲明年軍次西突厥擊處蜜大破之餘衆悉降又下龜茲大撥換城虜龜茲王白詞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餘人而還屬太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家以象葱山仍爲立碑謚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衛大將軍貞觀初阿史那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杜爾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以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之西北驍雄有恩惠甚得種落之心及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攜離突利之來奔也頡利乃立蘇尼失爲小可汗及頡利爲李靖所破獨騎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衆歸國

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太宗賞賜優厚拜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卒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貞觀九年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初拜薛國公累遷右驍衛大將軍所歷皆以清謹見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贈鎮軍大將軍陪葬昭陵子暕襲封薛國公垂拱中歷位司僕卿

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以地徧吐谷渾所居隘狹又多瘴癘遂入龜茲居于熱海之上特勒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俟利發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是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

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
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
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復馳馬牛羊二十餘萬
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乃排毀
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大
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而之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
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
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也
太宗乃止尋令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勅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
山道副大摠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
門並在涼府十六年詔許何力觀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延陞強
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
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
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

延陞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
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
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陞明非其本意
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陞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
人心如鐵石必不肯我會有使自延陞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群臣
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陞許降公主
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陞行有日矣
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之安可廢何
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摠停臣聞六禮之內塔合親迎宜告
延陞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即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
未可有成日旣憂悶臣又攜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陞志性狠戾
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陞恐有詐竟不
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權各立爲主太宗
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摠管軍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稍中腰瘡重

疾甚太宗自為傳藥及拔賊城勅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
何力奏言大馬猶為其主況於人乎彼為其主況致命冒白刃而刺
臣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讎遂捨之二十二年為崑丘道
摠管擊龜茲獲其王訶梨布失畢及諸首領等太宗崩何力欲殺身
以殉高宗諭而止之永徽二年處月處密叛以何力為弓月道大摠
管計平之擒其渠帥處密時健侯斤合支賀等以歸顯慶二年遷左
驍衛大將軍累封邲國公兼檢校鴻臚卿龍朔元年又為遼東道行
軍大摠管九月次于鴨綠水其地即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
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趨即渡兵鼓譟而進賊
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
班師乃還其年九姓叛以何力為鐵勒道安撫大使乃簡精騎五百
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被誑遂有翻動使我
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會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
設特勒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乾封元年又為

遼東道行軍大摠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於遼水又引
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
拔七城乃迴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
勣頓軍於鴨綠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仍繼至共拔
平壤城勣勇健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國
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
陵謚曰烈有三子明光貞明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
國公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為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蕃仕為達率
兼郡將領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
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繫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
戮常之恐懼遂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
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
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定方不能討而還龍朔三年

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衆降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儀鳳中吐蕃犯邊常之從李敬玄擊之劉審禮之沒賊敬玄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進掩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弃軍宵遁敬玄因此得還高宗歎其才略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金五百兩絹五百疋仍充河源軍副使時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徒三萬餘屯於良非川常之率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殺獲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而遁擢常之為大使又賞物四百疋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開耀中贊婆等屯於青海常之率精兵一萬騎襲破之燒其糧貯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為邊患嗣聖元年遷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遂弃甲而散俄頃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燃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人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摠管以李多祚王九言為副追躡至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散走磧北時有中郎將曩寶壁表請窮追餘賊制常之與寶壁會遙為聲援寶壁以為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竟不與常之謀議遂全軍而沒尋為周興寺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繫獄遂自縊而死常之嘗有所來馬為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前後所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及死時甚惜之

李多祚代為韎鞞酋長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擊鍾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

宮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戶仍拜其子承訓爲衛尉少卿其年將有事於太廟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監察御史王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敢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舉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上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

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從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龔上問以殺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戰時有宮闈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請拒其先鋒多祚子塔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先軍摠管思勗挺刃斬之兵衆大沮多祚俄爲左右所殺并殺其二子籍沒其家睿宗即位下制曰以忠報國典冊所稱感義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席寵禁營迺心王室仗茲誠信翻陷誅夷賴彼神明重清姦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歿後之榮以復生前之命可還舊官仍宥其妻子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頗經戰鬪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爲能每爲隊頭所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摠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衆於娑勒城據山因水壑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

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擲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遂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歸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由此拜右威衛將軍十載又從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并背叛突騎施以跳盪加特進兼本官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爲和好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馬等國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于闐下其子逃難奔走告於諸胡國群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仙芝衆爲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事窘嗣業白仙芝曰將軍深入胡地後絕救兵今大食戰勝諸胡知必乘勝而併力事漢若全軍沒嗣業與將軍俱爲賊所虜則何人歸報主不如馳守白石嶺早圖奔逸之計仙芝曰爾戰將焉吾欲收合餘燼明日復戰期一勝耳嗣業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勢危若此不可

膠柱固請行乃從之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入又馳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遁路開仙芝獲免仙芝表其功加驃騎左金吾大將軍及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至德六年九月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賊大戰于香積寺北西拒灃水東臨大川十里間軍容不斷嗣業時爲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爲前軍朔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爲中軍關內行營節度王思禮爲後軍戈鋌鼓鞞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

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是時賊先伏兵於管東偵者知之元帥廣平王分迴紇銳卒令擊其伏兵賊將大敗嗣業出賊營之背與迴紇合勢表裏夾攻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壑而死者十二三賊帥張通儒安守忠李歸仁等收合殘卒東走保陝郡慶緒又命嚴莊率衆數萬赴陝助通儒輩以拒官軍廣平王郭子儀王思禮等大軍營於陝西嗣業與子儀遇賊於新店與之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逐急應接迴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子儀遂收東都嗣業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號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二年諸將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是時軍無統帥諸將自圖全人無鬪志賊每出戰嗣業被堅衝突履鋒冒刃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卧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叫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

卒上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曰臨難忘身爲臣之大節念功加贈經國之常典故衛尉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節度使號國公李嗣業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懷幹時之勇略有戡難之遠謀久仕邊陲備經任使自兗渠構亂中夏不寧持感激之誠摠驍果之衆親當矢石頻立勲庸壯節可嘉將謀於百勝忠誠未遂空恨於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憫悼死於王事禮有可加宜贈裂土之封用廣節終之義可贈武威郡王其賻贈及綠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靈輿遞還所在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食實封二百戶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只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

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
濟懷恩賀曰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
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其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握手示之
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
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
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
噉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
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賊徒大駭其後累戰功至安西北庭行
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難去
職服闋復舊官大曆十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卒時年六十六贈
太子太保

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衆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矧蠻夷之人
乎如馮盎智勇守節杜爾廉慎知足蘇尼失恩惠史忠清謹凡用兵
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忠也不解萬均官恕也阻延陁之親智
也捨高突勃之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
以私馬如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祚忘身許國
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哉嗣業力贊中興終歿
王事未可倫而擬也
贊曰君子之居九夷無陋壯哉嗣業孰出其右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

李光弼

鄧景山

王思禮

辛雲京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光弼管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開元初左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以驍果聞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起家左衛郎丁父憂終喪不入妻室天寶初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五載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為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邊上稱為名將八載充節度副使封薊郡公十一載拜單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為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

其古

姑嗣

以

子儀為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為閫寄十五載正月以光弼為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二月轉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以朔方兵五千會郭子儀軍東下井陘收常山郡賊將史思明以卒數萬來援常山追擊破之進收藁城等十餘縣南攻趙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祿山反常山為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屍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六月與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戰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賊黨斬首萬計生擒四千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河北歸順者十餘郡光弼以范陽祿山之巢穴將先斷之使絕根本會哥舒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人心驚駭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詐之

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二年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珣等四僞帥衆十餘萬來攻太原光弼經河北苦戰精兵盡赴朔方麾下皆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謂諸將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圖河隴朔方無後顧矣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今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城掘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令增壘於內壞輒補之賊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氣而皆

欲出戰史思明揣知之先歸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弃賊始至及遁五十餘日光弼設小幕宿於城東南隅有急卽應行過府門未嘗迴顧賊退三日決軍事畢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橫野等軍擒賊將李弘義以歸詔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鴻臚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聞出干城禦侮坐甲安邊可守司空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戶乾元元年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勅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申啓沃學富韜鈴則何以翊分闔而專征膺鑿門而受律求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弘遠志懷沉毅蘊孫吳之略有文武之精往屬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阡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大厦茂功懸於日

月嘉績被於巖廊屬殘寇猶虞揔戎有命用擇惟賢之佐式弘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天人誓于丹浦之師勦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獎爰籍舊勳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爲天下兵馬元帥稍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餘如故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將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卽斬於轅門諸將懾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初光弼次汴州聞思明悉衆且至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浹旬我必將兵來救叔冀曰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與戰不利遂與董秦

唐傳六十一
梁浦劉從諫率衆降思明賊勢甚熾遣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將兵
徇江淮謂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貢兩船玉帛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
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
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
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
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
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
不敢西侵此則援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
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
弼曰若守洛城汜水滎嶺皆須人守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
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
已至洛城光弼軍方至石橋日暮令乘炬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來
犯乙夜入河陽三城排閱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戰

賊憚光弼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官闕於河陽南
築月城掘壕以拒光弼十月賊攻城於中潭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
衆斬首千餘級生擒五百餘人溺死者大半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
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
任弃也抱玉稟命勒兵守南城將陷抱玉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
賊衆大喜歛軍以俟之抱玉復得繕完設備明日陞壁請戰賊怒見
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賊帥周摯領軍而退光
弼自將於中潭城城外置柵柵外大掘塹濶二丈深亦如之周摯捨
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
於城東北角樹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二乘載木
鵝蒙衝關樓橦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
塹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
填塹開柵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光弼
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爲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

勉之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將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爾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此也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郝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虜旗緩在爾觀望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玉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絹五百疋須臾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豈非敵敗地

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玉換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王李秦授周摯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等敗尚攻南城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初光弼將戰謂左右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決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賊既敗走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賊將安太清極力拒守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即日懷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戶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收東都光弼屢表賊鋒尚銳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督戰光弼不獲已進軍列

陣於北邙山下賊悉精銳來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立為賊所有時李抱玉亦奔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詔徵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請罪詔釋之光弼懇讓太尉遂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營節度使俄復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故出鎮臨淮史朝義棄邙山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郡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尅定江左人心乃安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曰朝廷寄安危於我今賊雖強未測吾衆寡若出其不意當自退矣遂徑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初吐

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吐我犯京師代宗幸陝朝廷方倚光弼為援恐成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勅不至且歸徐州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詔子儀與歸京師其弟光進與李輔國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進天下服其威名母中號令諸將節度使上遇之益厚光進不敢仰視及懼朝四疾遣衙將孫珍奉輟朝三日贈太穆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軍中不得就喪既為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已封絹布各二千足錢三十貫文分給將士部下護喪柩還京師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予問其母於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十一月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

貞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品光弼十年間二入朝與弟光進
在京師雖與光弼異母性亦孝悌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並開往
來追歡極一時之榮

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為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
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及翰為隴右
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仁為給使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
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東節度使
云麾將軍十二載翰征九
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合解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
諸將皆壯之十三年吐谷渾蘇毗王款塞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
禮隊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既損脚更欲何之十四載六
月加金城太守祿山反哥舒翰為元帥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
太常卿同正負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決之十五載二
月思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於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誅楊國
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之橫馱來潼關殺之翰曰此乃翰反何

誦祿山事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高士貴
李承光並引於靈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効
斬承光而釋思禮崇善與房暗為副使使僑之戰又不利除為關
節度使尋遣守武功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安泰清來戰思禮以
眾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王師大駭鳳翔賊
守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盧候書其名乃止遂命
徒郭子儀以朔方之眾擊之而退至德二年九月思禮從元帥高
正收西京既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景清宮又從子儀戰陝城出天新
店賊軍既敗收東京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眾器械山積牛馬
萬計遷戶部尚書霍國公食實封百戶乾元二年與子儀等九節度
安慶緒於相州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
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
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
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上元二年四月以

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諡曰武烈命鴻臚卿監護喪事思禮長於支
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

鄧景山曹州人也文史見稱天寶中自大理評事至監察御史至德
初擢拜青齊節度使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為政簡肅聞於朝廷居
職四年會劉展作亂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
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
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
豐實其外又別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
代之委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石上
聞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
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
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
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
山統馱失所不復驗其罪遣使諭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

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辛雲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
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強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為務累建勳勞
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鄧景山統馱失所為軍士所殺請
雲京為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門委之雲京質性沉毅部下有
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之故三軍整肅迴紇恃舊勳每入
漢界必肆狼貪至太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京不敢惕息
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累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大曆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發哀為之流涕冊贈太尉輟朝三
日諡曰忠獻後宰相子儀元載等見上言及雲京泣然久之十一月
葬命中使弔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

史臣曰凡言將者以孫吳韓白為首如光弼至性居喪人子之情顯
英雄才出將軍旅之政肅然以奇用兵以少敗衆將今比古詢事考
言彼四子者或有慙德邛山之敗闡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

人同隙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闕外
之事君側之人得不慎諸思禮法令嚴整儲廩豐盈節制之才固不
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虛名伏鉞揚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
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機權貴馬賤人衆怒身死宜哉雲京賞善懲惡
靜亂安邊功著軍中寵加身後不亦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鄧景山何以救之辛雲京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